2026.2.3 星期二
责编 施剑平 | 美编 唐立群 | 校对 殷澜
江南晚报

忆林

“黑皮”副班长

| 陈锡春 文 |

一九八二年冬天，我投笔从戎，背起行囊，告别家乡宜兴，来到了驻地北京郊区怀柔县，开启了我从军四十二年的军旅生涯。

“黑皮副班长”的初印象

我们驻地藏在燕山深处，一入冬便成了风雪的主场。一场暴风雪过后，积雪常深过半米，狂风裹挟的雪粒打在脸上，像细小的刀片割过，钻心的疼，让人睁不开眼、喘不过气。

两个月新兵集中训练落幕时，正是隆冬最冷的时节，跟我一起分到班里的新兵有徐国军和杨林。从小在江南水乡长大的我们，着实难扛住燕山的苦寒。夜深人静，有时我们几个老乡会悄悄爬上营房后的山坡，朝着家乡的方向远眺，把对亲人的牵挂、对故土的眷恋悄悄诉说，任凭思念的泪水在寒风中无声滑落。

我所在的班是三班，将我们从新兵连带回的是副班长范顺明，他是河北邢台人，76年兵，中等身材，国字脸，黝黑的脸上长满了络腮胡子，一张嘴最显眼的就是那口“四环素牙”，辨识度极高。

起初对他的印象，实在算不上好。他总绷着张脸，不苟言笑，平时他对我们要求严格，甚至有点苛刻！就连休息时间，也总揪着我们加练；更常把我们三个新兵叫到跟前练叠被子，嘴里念叨着“别砸了我亲手创下的‘全连最佳卫生班’的招牌”。

他总把几句话挂在嘴边：被子一定要捏出棱角、走路拐弯要走直角、用完的铁锹要擦得油光锃亮……说实话新兵都不喜欢他，甚至觉得他“事多”，背地里叫他“黑皮”。可谁也没料到，接下来发生的几件事，让我彻底改变了对这位“黑皮副班长”的印象！

一块花手帕

记得下连第一个周日，天气特别冷，早上我下完哨便把军装洗了，准备出门晒衣服。晒衣架就是门口两根水泥桩中间拉的两道粗铁丝。我习惯像在南方家里一样，晒衣服前先用手沾了水，攥紧铁丝就想从左往右捋掉灰尘——突然一声“啊”的痛呼脱口而出，手心传来钻心的疼！摊开手一看，一道血印正往外渗血，皮肉被生生撕掉了一块。后来老兵才告诉我，零下十几摄氏度的铁丝会粘住湿掌心的皮，一用力就会连皮带肉扯下来。我蹲在地上疼得直呻吟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。

“怎么了？”急促的声音传来，副班长范顺明从屋里飞奔而出，一看我的手和铁丝，瞬间就明白了。他一边低声安慰我，一边飞快地掏出兜里的手帕，麻利地帮我包扎伤口，随后扶着我一路小跑到卫生队处理。

看着那块沾满血渍的手帕，我过意不去地说：“副班长，这手帕扔了吧，我帮您买块新的。”他连忙摆手：“那可不行！”说着，他小心翼翼打开手帕，尽管血渍斑斑，却能隐约看到上面绣着一对鸳鸯。“这是我对象亲手绣的定情物”他语气柔和下来，眼底藏着难得的温情，“平时我都舍不得用，揣在口袋里天天能看着。”说完，他仔仔细细叠好手帕，轻轻放进兜里，说回去洗干净还能留着。

他抬手拍拍我的肩膀，笑着说：“你毛头小子，不懂这些。”那时我确实不懂情和爱，却懂“爱屋及乌”的道理——一块承载着爱情与承诺的手帕，他视若珍宝，可当战友受伤时，却毫不犹豫地拿出来应急。这份对爱情的珍视、对战友的赤诚，让我心头一热，望着他挺拔的背影，哽咽着说不出话，泪水早已模糊了双眼。从前觉得他苛刻事多的偏见，在这一刻彻底烟消云散，只剩下满心的敬佩与温暖。

一碗二米饭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部队条件比较艰苦，我们连队每天是早晚两顿粗粮、中午一顿细粮。可这所谓的细粮，也不过是小米掺着白米煮成的二米饭，菜里更是没多少油水，土豆、萝卜、白菜“老三样”轮流吃，清淡得很。

我们这些南方来的新兵，打小没吃过粗粮，起初尝着窝窝头还觉得新鲜可口，可连着吃了几天，没油水的饭菜加上高强度训练，肚子就开始“闹意见”——消化不良、腹胀难忍，人也一天天消瘦下去，训练时都没了往日的精气神。

副班长范顺明看在眼里、急在心里。那段时间，每天晚上熄灯前，他都会挨着我们的床铺坐下，卷起袖子帮我们揉肚子，力道轻柔又均匀，一边揉还一边反复叮嘱：“慢点吃，嚼碎点，粗粮得细嚼慢咽才好消化。”“要是实在胀得慌，就跟我说，别硬扛着。”昏暗的灯光下，他宽厚的手掌带着暖意，揉散了腹部的胀痛，也揉暖了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新兵的心。

副班长还有一项任务是轮流当厨房值班员，这周轮到我们副班长值班。晚饭时分，我跟着队伍正往饭堂走，心里还盘算着今晚又是难以下咽的粗粮，副班长突然快步走过来，悄悄拉了拉我的胳膊：“先回宿舍，看看你床头柜里有啥。”

我一头雾水地飞奔回宿舍，刚拉开床头柜的门，一股浓郁的米饭香就扑面而来——是碗带着温热气息的二米饭！连日来被粗粮磨得寡淡的味蕾瞬间被唤醒，我欣喜若狂，拿起筷子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刚扒拉两口饭却转念一想，这是副班长利用值班机会偷偷留的饭啊，自己舍不得吃还要留给我吃，那么疼我、关心我，这是多好的副班长、多好的兄长啊！想着想着，我竟然潸然泪下，泪水伴着饭难咽下去了……一碗二米饭香，更有比它更珍贵的战友情深。

一根红蜡烛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军队统考军校才刚开始，我心中的军校梦从未褪去，可全训连队的高强度训练，让复习文化课成了奢望——想挤出整块时间看书，难如登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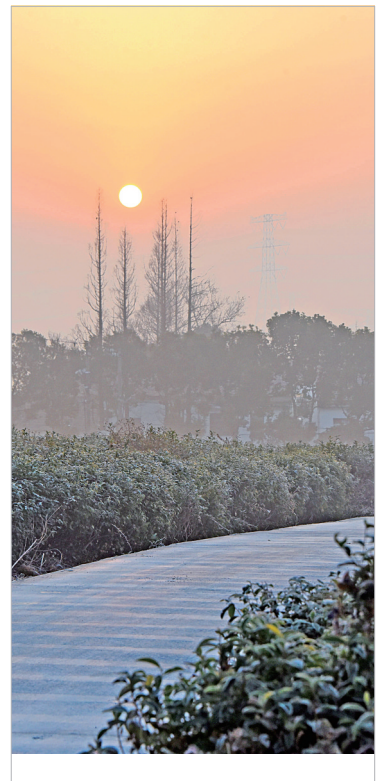
办法总比困难多，我只能见缝插针：夜晚战友们进入梦乡，我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默读；中午大家午休时，我悄悄钻进僻静的菜窖里刷题。副班长看在眼里、记在心上，总是默默为我搭把手，绞尽脑汁创造学习条件。

连队要负责团弹药库的站岗任务，岗楼建在半山坡上，人迹罕至、寂静无声，正是学习的好地方。副班长特意把我和他排到同一班哨。那晚刚抵达哨位，他就说：“你专心学习，哨我来站。”说着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红蜡烛，点燃后滴了几滴蜡油在墙上，稳稳粘牢蜡烛，催我赶紧看书。我抬头时，只看见他持枪转身的背影，渐渐消失在夜色中的巡逻路上。

微弱的烛光下，我如饥似渴地沉浸在书本里。夜深人静，山间只有副班长铿锵有力的巡逻脚步声，一次次从岗楼旁经过，那声音像一颗定心丸，仿佛在告诉我“库区平安，放心学习”。我抬头看着慢慢燃尽的蜡烛，忽然明白了，副班长范顺明不就是甘当人梯愿为烛火的蜡烛嘛，他用自己的坚守与奉献，诠释了军人之间最崇高的馈赠：成全。

日复一日，在副班长范顺明这样的好战友好兄弟的关心扶持下，我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。第二年，我如愿收到了石家庄陆军学校的录取通知书，那份沉甸甸的喜悦里，藏着战友深情，更映着那永不熄灭的烛光。

岁月流转，初心未改。那些峥嵘岁月里的热血与坚守，战友情深中的扶持与牵挂，还有副班长们给予的温暖与指引，始终刻在心底、滚烫如初，无法一一寻访报答，便将这份战友情谊化作坚定的信念——爱兵如子，亲如兄弟，让优良传统在传承中生生不息！



冬日茶山

（摄影 陈惠初）

灯下书

走进过同一个故事

| 杨伟松 文 |

“想当年，我们一起站过岗”“那时候，我们一起远过航”……在电话里，在微信中，在交流中，每每有人提及共同的过往，内心深处都会感到特别的亲切，浮现在眼前的是历历的往事、曾经的画面：在明月高悬的军港码头，我们目光如炬，深感责任重大；当战舰驰骋在茫茫的大洋中，我们激情满怀，深感使命光荣。

世界，每天都在变化，故事，每天都在发生。可以说，正是无数的故事，将世界编织成了一张充满喜怒哀乐的大网。在这样的故事里，有时间、有地点；有主角、有配角；有人物、有情节；有悲剧、有喜剧。或悲或喜，都是人生的常态。喜剧让人愉悦，悲剧让人深刻，由此便造就了各种各样的人生。

走进过同一个故事，是一种缘分。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在茫茫人海中，能够相遇，本身就是一种缘分。何其有幸，从儿时的光屁股玩伴，到求学时寒窗苦读的同学，从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到工作上的同事，从戍边卫国的宏大叙事到攻坚克难时的众志成城，是工作，更是事业让我们走到了一起，成为了故事中的人。有一种说法叫“今生相遇，必有亏欠”，既然有“亏欠”，就应该好好补偿，这也许就是人类社会设定的一种价值取向吧。

走进过同一个故事，有一份共情。没有亲身体验，有时候很难感同身受。置身于同一个故事中，有活一起干，有苦一起吃，有责一起扛。在这样的故事中，相互取暖，彼此激励，铸就了最有生命力的友谊。曾记得，在战友聚会的现场，有人讲过这样的话：小时候的亲，是一辈子的亲；苦出来的亲，是一辈子的亲。由此延伸，青梅竹马之亲，在于两小无猜；同学之亲，在于寒窗苦读；亲人之亲，在于不计较；战友之亲，在于生死与共；同事之亲，在于攻坚克难；人生之亲，更在于豁达与包容。

走进过同一个故事，留一段记忆。我吹过你吹过的风，你走过我走过的路。历史是具有丰富营养的土壤。在故事里，有失败的痛苦，也有成功的喜悦，我们从历史中走来，才更加知道该往何处去。当然，在这样的故事中，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。而且，这样的角色，随着剧情的演绎，也在发生着变化，也就是说，“主角”与“配角”不是固定的，也是可以转换的，这既是给“主角”的压力，更是给“配角”的希望。

不忘来时路，方知前行道。年轻人在一起，更多的是向前看，聊的更多的是现在与未来；年长者在一起，更多的是向后看，谈的是历史与过往。无论是向前看，还是向后看，本质上，都是为了更加美好的未来，而在其中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，就决定了拥有什么样的人生，或平凡，或精彩，完全取决于每个人的选择。

向前看也罢，向后看也好，当下之际，我们需要倍加珍惜的是，我们曾经有幸走进过同一个故事。即便若干年以后，有的人已经淡忘了，没有关系，要相信，总会有人会记得的。